

风雪之夜

王文周、杨毓民、王木礼著

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是滑縣縣委第一書記王文周、滑縣縣長楊希民、太禮同志集體創作的短篇小說選。其中“夜訪記”是寫一個青年對新社會的熱愛和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；“風雪之夜”是寫一位縣委書記冒着風雪深入公社幼兒園關照孩子們生活的故事；“誰干得巧”、“後來居上”、“盜寶記”、“笨農隊巧戰姑娘灣”是寫生產紅旗競賽的故事；“接媳婦”是寫打破常規過春節，大搞積肥的故事；“她到哪儿去了”是寫一個女學生，幫助公社拉車製造收割小麥新工具的故事；“全家人的心”是反映大喚服兵役和全家人的歡樂心情的。

這些作品，有生活氣息，故事情節、人物形象比較鮮明，文字亦很通俗。

風 雪 之 夜

王文周 楊希民 王太禮著

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）
河南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
鄭州鐵路局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著

豫總書號：2077

787×1092 1/32 · $\frac{15}{16}$ 印張 · 59,800字

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088冊

統一書號：T10105·431

定價：(5) 0.17元

目 錄

夜訪記.....	(1)
風雪之夜.....	(10)
誰干得巧.....	(14)
後來居上.....	(20)
盜案記.....	(26)
接媳婦.....	(31)
笨笨隊巧戰姑娘灣.....	(35)
她到哪儿去了.....	(44)
全家人的心.....	(51)

夜 訪 記

晚上，牛棚里的桌子旁边，坐着一个六十岁上下的驼背老人。头戴一頂鴨舌帽，身穿藍色棉制服。黑紅黑紅的臉上，堆积着幸福愉快的神情。这个老人乐观极了，双手一面撫着芦葦纓草鞋，咀里一面拉絃打梆，并学着滑县同乐剧团王道修唱的“見皇姑”那板戏。

“吭唧吃吭，吭唧吃吭……”咀打銅器点的声音一落，接着咀里一面拉絃一面打梆，唱起金勾挂的腔調：

“見皇姑使一个呀三进三礼。哩楞楞哩，楞楞哩楞楞，斗！臣本是包文正謝駕来迟……”他唱到这里，双手一摊，趁着唱腔。

这时，屋門口“婆哧”一声笑了，但他連头也沒抬，手捏着鼻子，又学着皇姑唱起来：“出言叫声小包拯，皇姑有話向你明……”

門口比剛才笑得更响，这时他忙停住唱，用台詞責备着：“丫头不必发笑，若嫌寡人唱得不好請自由退——位！”

“大爷，你唱得好得很呀！”公社党委书记李宏笑着从門口走到他跟前。

他抬头一看，突然怔住了，端詳李宏一眼，道歉地笑着：“唉呀！我当又是不断来偷听我唱的那几个調皮姑娘哩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哪来的同志，請坐下。”

“从第一队来的。”李宏和他坐个对面，“你就是铁柱爷吧？”

“是，有事吗？”

“听说你对牲口饲养上很有研究，特来学习学习……”

“哈哈，什么研究不研究哇，只在专心不专心。”

“对。”李宏点点头，“你当几年饲养员啦？”

“三年。”铁柱爷的三个手指一揮，說：“原来我在村上当个小干部，上级号召党员干部要带头当饲养员时，我就第一个报了名。”

“听说你喂得很好，不但膘大，而且三分之二的母畜每年要生一个幼畜……”

“对对，这不假。”铁柱爷高兴地说了说自己从当上饲养员以来的成绩和喂养的办法。

“可真是个喂牲口的能手哇！”李宏夸奖着：“过去喂过牲口没有？”

李宏这么一问，突然，铁柱爷唉声叹气的不高兴了。李宏看看铁柱爷，稍有所思地说：“大爷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！同志，你这么一问，我倒又难过起来，想起我家的三代罗锅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李宏难过而又惊奇地问。

“你要问我为啥难过？那——唉！话就长了。我祖宗三代都给地主喂牲口，从我爷爷那辈开始，就给俺村外号叫‘二诸葛’的大地主喂牲口。”铁柱爷说到这里，非常沉痛，往后推了推鸭舌帽，又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爷在喂牲口上是个好样的，可是，唉！一辈子算白搭了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李宏问道。

“我就从这里对你說起吧。一天，寒风刺骨，雪花紛飛，有一个中年妇女被冻得躺在街上草屋里，几乎断了气。同志，穷人可怜穷人，我爷一見，忙叫了几个人把她抬到牛屋里，用火烤过来后，我爷問她是哪里人，好把她送回去。原来她一家人都被餓死了，只剩她一个人，无家可归。她又問我爷沒有媳妇，她想嫁給我爷。从此，由穷人当着媒人就成婚了。我爷活了半輩子啦这才算有了个媳妇。

“富人怕失火，穷人怕人多，这一点不假。有了媳妇了，可是我爷又作了大难。他給地主二諸葛出些牛馬力，还顧不住自己的咀，咋能养活我奶呀！因此并沒有擋住我奶出外要飯。后来生下我爹，这就更作难了，全是我奶要飯把我爹养活大了。我爹長大了，也給地主干活、喂牲口，就这也沒擋住我奶終日要着吃。一天大风雪，我奶自己出去要飯，同志，肚子餓，人又瘦，可支不住冷呀！于是，連餓帶冻，結果被冻死到雪窩里了。好多天都沒有找到下落。雪化了之后才算找到了我奶的死屍。”鉄柱爷說到这里，擦了擦眼淚。李宏的淚水也一个勁地往外湧，鉄柱爷看看李宏，沉痛地繼續說：“同志，你別掉淚，最痛心的事还在后头。我爷和我爹給地主干活使成个大罗鍋，結果沒擋住我奶餓死。我爹是个有志气的人，打算再找一个家，不給二諸葛家干。二諸葛听了这个消息，忙找到我爹說：‘生有地，死有处，你娘已經死过了，該是这样的，不必生气。你爹老啦，我再給你寻个媳妇，在这安心干吧……’我爹不同意，任凭二諸葛說多好，我爹坚决要換家。我爷和我爹的脾气不一样。我爷对我爹說：‘再換家也不一定比这里强，就在这里干吧孩子。’果真二諸葛拿出三块錢給我爹买了个媳妇。

“我爷、我爹没明没夜的给二諸葛家喂牲口，使牲口，一天忍半天飢这不必說。我娘給二諸葛家負責养了几十头猪和好多鸡、鴨、鵝等家禽。家禽每天要吃几斗料，一个人专固定一个牲口磨料带喂也顧不过来，可是二諸葛不叫使牲口磨料，都是叫我娘自己推。我娘除了自己推磨喂养外，每天还得深更半夜的給地主家做針綫。地主老婆每天鋪排的活都得干完，干不完就得挨打、挨罵，不叫吃飯。把我娘折磨得不象个人形。

“我娘怀胎着我弟弟，快要生的时候，不能再推磨了，我爹就偷偷地套上个牲口磨飼料。好家伙，二諸葛知道了，大罵我爹一頓，說：‘穷孙！怪会偷懶！快把牲口卸下来！’本来我爹和我爷想帮我娘推推磨，可是，他俩担負的活連明带夜还干不完，咋能帮我娘干呀！于是我娘只好带着大肚，抱着磨棍自己推。推着哭着。把磨推了个半截，一点也不行了，我弟弟生到磨道里了。人家地主生孩子吃鸡蛋、白面、紅糖等好东西，并有专人伺候，不干活还嫌不舒服，可是我娘生孩子仍吃的是猪食飯，一天時間也不能閒，仍得照常干活。从此，我娘得了个月間病，沒出一年死去了。我爹沒法养活我弟弟，就把我弟弟給了人家。因为这把我爹气了一场大病。这一次算伤透了我爹的心，坚决不給二諸葛家干活，我爷也同意了。可是不干不行。二諸葛拿买我娘的錢作成高利貸，本作利，利再作本，結果，三块錢經過十來年，变成了四五百块。別說俺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农戶也还不起。因此二諸葛說：‘願再改家我不拦，必須把債務还清！若还不清嗎，哼！別說你，連你下十代也別打算出我的門口！’哪有錢还他呀！就这沒用繩子把我爷、我爹拴住

了。

“后来有了地下活动的紅軍，我爹偷偷的和一個紅軍老黨員接了頭，紅軍老黨員向我爹講了很多革命道理和將來幸福的生活。從此，我爹就有了勁，不斷給紅軍送情報，還得到紅軍地下黨的幾次表揚。不湊巧，一次被二諸葛發覺了，他偷偷地叫來了些為他們地主支門戶的小兵，把我爹吊起來，狠狠地拷打了一頓，打得皮開、肉爛，不醒人事。這時二諸葛來充關心，向我爺解釋說：以後不要再給紅軍接近等等，又是給我爹請先生治療，又是叫他老婆給我爹熬藥。藥吃下去後，我爹渾身發青，鼻口冒血，一天沒隔死去了。原來是二諸葛叫他老婆下到藥里些毒藥，把我爹藥死了。”鉄柱爺說到這里，哽咽得說不出話來，停了一大會，又說：

“我爺要告狀，可是別人聽說要告二諸葛都不敢寫狀。後來有一個窮秀才對我爺說：‘拿錢吧！我給你寫。’我爺把半畝老墳地賣了幾個錢給了秀才寫了張狀子。

“同志，你的年齡不大，你可能不知道過去的事。過去是衙門朝南開，有理無錢難進來。就是有理拿錢進衙門，一聽說是窮人也吃不開。那時的官是為地主办事的。因此，我爺第一次沒拿錢連衙門口也沒進去。所以我爺就回來，找到幾個窮苦街坊爺們，東拼西湊的弄了幾個錢又丟了。這次算進了衙門，可是縣長一看我爺駝背爛衣那種模樣，就知道不是富豪人家，於是瞪我爺一眼，不耐煩地‘哼’了一聲，又看了看狀子後，白眼珠都紅了，不容分說命人役打了我爺四十大棍，我爺絕氣了。這個縣長一拍桌子說：‘你這個窮孫胆子不小！胆敢在大老爺面前告我們的好人！’人役說：‘已經絕氣，怎麼辦？’那個混蛋縣長的手一砍說：‘把他抬

到后坑，死几个穷孙没关系！’结果把我爷抬到后坑去了。

“我爷在后坑醒过来时，看好有一个拾大粪的老爷爷走到跟前，他问明我爷的来意后，两个人抱头大哭了一场。拾大粪的爷爷把我爷叫到他家里，借了半碗红面，做了两碗饭，叫我爷喝。我爷两天没有吃饭了，本来肚子很饿，可是怎么也吃不下肚。于是，在拾大粪的爷爷的再三劝让下，强喝了半碗。

“我爷被打瘸了，于是驼背跛腿回来了。到家后往地铺上一躺，哭起来，我爬在爷爷身旁嚎叫着。几个穷街坊听说我爷回来了，都跑来打听官司的输赢。一会挤了满满的一屋升。我爷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他好象是个瘫子，躺在铺上一动也不能动了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我告状这事告诉了大家后，人人眼淚不干，悲愤交集。我本家三爷蹲在一旁吃力地吸着红薯叶旱烟，淚水一个劲地往外流，唉声叹气地自语：‘唉！这种世道，穷人还有啥活头！不如早点死了心静！’

“我爷把我本家三爷、五哥、二叔叫到跟前，从嗓子里哼着使人刚能听得清楚的话说：‘兄弟，我……不行了，铁柱……他小，不懂事，您得多……操心。’我爷说到这里，又喊过我說：‘孩子，你不要忘了咱这一家是咋死的……你……長大要……争口……气……’我爷说到这里，头往里一摆，出了口長气，死去了。全屋齐哭乱叫……

“我爷死后，我就更苦了，变成个流浪的孤孩子。白天到处要飯，夜里睡到孤庙里。衣烂发長，身瘦肮脏，簡直成了个小野人。

“我在几个穷爷爷的关照下，我总算是長大了。長到十几岁时，我想：咱这里这么不平等，我一定下山西，那里总比咱

这里会好一点。誰知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世上的地主同样坏。到那里还是有干的沒吃的。咋办呀，別的活我不大会，对喂牲口还摸点。于是我就繼承了前輩的老业——給地主喂牲口。人年輕出力过大身体就要吃亏，因此，終于也把我使了个大罗鍋，所以我爷我爹連我三輩都是罗鍋。因此，地主給俺送个外号叫‘三輩罗鍋家’。

“一天大风雪，天冷得鸡子都縮了爪。这时，我連棉衣还没穿，冻得不敢露头。一会，地主叫我去三十里以外他亲戚家去給少爷拿新做的皮袄，我說我連个棉衣还没穿，我少爷穿得那么厚，他能会冷。好天再去吧，我实在支持不住冷呀！地主的眼一瞪說：‘咋，你想和你少爷比？冻死你也得去！給你个手巾扎着头，快去吧！’同志，我以为他一定要給我个好毛巾扎着头，誰知給了我一个小孩子的破布片。穷人嗎，不能讲究好歹，是个东西都中，于是我就接过来，扎着头走了。

“我到那里时，天已經黑了，我本想住在那里。誰知他的亲戚不叫我住，怕冻了少爷，坚决要我打夜冒着风雪回去。并給了我喂狗的一个糠团团，叫我边吃边走。真把我气坏了，一出門我就把那个糠团团摔在地上了。回到家后，把我冻了一场大病，一个多月沒得起床。病我并不十分恼怒，最恼恨的是，地主看着我的病很重，不能給他干活了，叫家人把我抬到村头上的孤庙里去了。不是一个穷爷爷把我抬到他家里，給我看病，照顾我，同志，有一千个鉄柱也难活成啊！后来，咱这里逃在山西的一个穷人家的闺女，寻了我，一同給地主干活。

“一天，我听说咱这里解放了，于是我忙带着家眷回来

了，打算到家先揍死二諸葛，給我的一家人報仇。誰知，沒等我到家，二諸葛就被群眾打死了。

“同志，現在我一大家人，兩個兒子，四個女兒，三個孫子，吃穿不愁。你想，不是黨和毛主席，咋會有我這家人？”

“是……”李宏的話說了個半截，突然跑進來一個小姑娘說：“爺，縣長不是走了嗎，我奶叫我去拿被子……”

鐵柱爺看看李宏，想說什麼，但沒有說，又對小姑娘說：“先走吧，明天再拿。”小姑娘走了，李宏驚奇地說：“縣長他……”“同志，是這樣：前幾天，咱縣縣長來咱這里搞牲口調查工作，他和我在這里睡了几夜。給我介紹了不少新人新事，講了黨的八屆六中全會“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”和將來的的光景等等，同志，看看現在的縣長，看看我爺爺告狀時的縣長，唉！真是沒法比！”

“爺爺，寫好啦，你看中不中？”鐵柱爺的孫子拿着張紙走進來，一看李宏忙握住李宏的手說：“啊！李書記呀，你從哪來？”

“從第一生產隊。”李宏笑着說。

“怎麼？這……”

“這就是剛調到咱公社的黨委書記呀爺爺。”小孫子奇怪的看著爺爺說：“咋？你還不知道這是李書記？”

鐵柱爺雙手握住李宏的手，激動的眼光看著李書記說：“今天是第一次見面的，不認識……”

“從今天起，以後就熟識了。”李宏笑着說。

“對對。”鐵柱爺忙從孫子手里接過那張紙，對李宏說：“李書記，這是我叫我孫子替我寫的挑戰書，你看看怎

么样？”

李书记接过来，说：“是不是喂牲口挑战书？”

“是嘛！”铁柱爷浑身是劲地说：“要向全县挑战！”

“李书记，你来这见有啥事呀？”铁柱爷的孙子问道。

“晚几天要开全公社饲养员会议，交流经验，今天特来访问一下你爷爷的好经验，想叫他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。”

“那好！”铁柱爷的手用力一砍，说：“我要把我的一切办法说给大家。过去是给地主喂牲口的，不管肥瘦，有好法不仅自己不用，并且也不向外传。现在，是为公社喂牲口，不会也得想，有好法更得快点往外传！”

“对嘛。”李书记敬佩地笑道：“一九五九年的规划订了没有？”

“早订好啦李书记！”铁柱爷忙拉开抽屉，拿出一九五九年牲口喂养和繁殖的全面规划，递给李书记说：“李书记，要搞好生产、搞好牲口的饲养和繁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。我订的是这样：一九五九年的牲口膘和繁殖，要比一九五八年再翻五番。消灭牲口各种病，头头吃的象泥鳅，头头母畜下幼畜，十化八勤六消灭，你看看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”李书记把大拇指一伸，“很好，你是一个能干的老头！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，要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和智慧，早日过上更理想的生活！”

铁柱爷看着李书记，喜得两个眼睛眯在一起了……

風雪之夜

一

凜冽的西北風，整整刮了一天一夜了，禿樹發着怪叫，殘葉隨風飛舞，太陽縮進了雲堆里。天，冷極了！

晚飯後，隨風飄起雪花來，越下越大。

縣委王書記，開過縣常務會議以後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里。他點上燈，神色不寧地在屋裡踱來踱去，一會兒走到門口，看看外面飄着的雪花；一會兒又回到桌旁，沉思着什麼。終於，他抓起電話耳機，要起電話來：“……你是追先人民公社黨委會嗎？我姓王……對啦！你是劉支書嗎？我說，今夜你們要檢查一下你們那里的敬老院、托兒所、幼兒園……對對對！……”他又要了幾個公社，然後匆匆走出房門，消失在風和雪的漩渦里。

二

文金嫂躺在被窩里，一會兒折起身來向窗外看看，听听風的吼叫。風越叫她心裡越不安。可是文金哥却呼呼嚕嚕地睡得象一堆泥。

“看你多放心！”文金嫂咕嚕着，用手推着文金哥。

文金哥動也沒動，眼也沒睜，不知唧噥了一句什麼，又睡着了。

“唉！我說呀，”文金嫂又推了推文金哥，“你听听，

这风有多大，天这么冷，你就放心！”

“知道啦！知道啦！”文金哥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这不是多操心吗！”

“一点也不多！”文金嫂的话里也带着气：“这种天气，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都照顾不过来，她们一个人照顾十几个孩子，就能管好？”

“就你的孩子嘛！”文金哥揉了揉被头，翻身朝里睡了。

“你到底去不去？”文金嫂真的有点生气了。

“刚才雪下的小我不去，现在更不去，你愿意去你去！”

“好！你睡死吧！”文金嫂气呼呼地披上衣服，跳下床，上幼儿园去了。

三

队支书李金仁正趴在桌上写材料，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一股冷风随着吹进来。他抬头一看，惊讶地站起来，跑上去握着王书记的手：“是你呀！我当是风把门刮开了呢。”

“还没睡吗？”王书记笑着问。

“没有！”李金仁拿过来一条毛巾，替王书记打着身上的雪，“冰天雪地的，你从哪里来呀？”

“县上。”

“又有紧急任务吗？”

“有！”王书记掏出两支烟，递给李金仁一支，“来看一下你们这里的敬老院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。”

“那好吧！先坐下歇歇，我去扎开煤火，你烤烤。”

“不用啦。我还得到好几个村里去呢，咱现在走吧！”

四

兩人走在街上，看見前面走着一个人。李金仁緊走几步，看出是文金嫂。他問：“嫂子，深更半夜哩，你往哪兒去呀？”

“我到幼兒園去看看，天这么冷，想把孩子抱回來。”文金嫂一上一下地打量着王書記，問：“李支書，這位是……”

“這是咱县委王書記，他也是要到幼兒園里去看看孩子哩。”

“好哇，咱們一塊兒走吧！”王書記對文金嫂說。

五

風从房坡上滾下來，象一把大掃帚，把屋頂上的雪刮滿一地。幼兒園的保育員小粉，正蹲在南牆脚下堵炕洞；她剛給孩子們燒完第二次炕，狂風把她吹得直咳嗽。

幼兒園寢室里還點着燈，保育員李三嬌正坐在燈下，給孩子們縫制玩具。

小粉跑進屋來，對三嬌說：“天不早啦，我看着孩子，你休息吧。”

三嬌抬起頭來，看着小粉那稚氣的臉，笑着說：“你睡吧，我比你能熬夜。”

“不，我身體好，你休息吧！”

“等孩子們撒過第二次尿再說吧！”

她們倆正在推託，忽听外面有啪啪的打門聲。小粉跑出去，問：“誰呀？”

“我——老李。”

“有事嗎，支書？”小粉一面問，一面跑去開門。

“有！”

小粉開開門，李金仁說：“小粉，咱們縣委王書記來看你們了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這就是。”李金仁指了指身后的王書記。小粉握着王書記的手，喜得跳起來：“好哇，好哇！”她又看見了文金嫂，說：“嫂子，你也來啦！”

“我也來看看！”文金嫂小聲說。

小粉在前面領着路，來到幼兒寢室里。一進門，王書記說：“這房子怪暖和啊！”

三孀忙迎上來，笑着說：“這還不算很暖和哩，剛才又燒了炕，等一會就更暖和啦！”

小粉給三孀介紹說：“這就是咱縣委王書記。”三孀一聽說縣委書記來了，喜得不知說啥好，她拉着王書記的手，



嘮叨着：“哎喲，王書記呀，俺可沒有辦過幼兒園，不知道咋辦才好，您可得多指教指教呀！”

王書記哈哈笑着，点着头。

正当人們說話的時候，文金嫂跑到南牆根下看自己的兒
寶小寶去了。她摸了摸炕，熱騰騰的，炕上鋪着厚褥子和花
單子，小寶蓋着花被子，臉上紅紅的睡得正香呢。

“文金嫂，你看孩子怎麼樣，”李金仁叫了她一聲，
說：“可放心了吧！”屋里人都笑了。

文金嫂不好意思地笑着說：“就是！——你們不知道
哇，當娘的把心都操到骨頭縫里了！”

王書記仔細地摸着炕，一個個察看着孩子們的臉。最
後，他站在房子中央，端相着睡得整整齐齐的两排孩子，滿
意地笑了。

誰 干 得 巧

晚上，大隊辦公室擠滿了人。隊支書講話說：“同志
們，當前有兩大任務：一是春澆，一是深翻稻田地。根據情
況，先澆麥，一個星期完成任務。完成春澆任務以後，再搞
深翻。一個星期是否能完成任務，請同志們討論一下……”

支書的話剛一落音，外號叫‘大炮’的分隊長霍地站起
來，看看支書，手拍一下大腿，對大家說：“俺隊保證五天
完成澆麥任務。并願立擂台。哪家敢打請報名！”

大炮的這個分隊在全公社是有名的躍進隊，不僅他本人
力大能干活，同時，全隊都是大力士，干得很兇。因此，先